

暖心的冻梨

■杜善国

保准能喜欢上！”

见我拿在手里迟迟不往嘴里送，柳排长自己拿了一个，咬上一口，吸溜了一下。幽幽的清香飘来，让我垂涎欲滴，赶紧学着他的样子吃起来。还别说，冻梨虽然看着黑黢黢、硬邦邦，可一口下肚，酸中带甜，清凉爽口，吃几口便觉得嗓子不干了，浑身轻松不少。

看着我的样子，柳排长笑了：“昔日贵为皇宫贡品的冻梨，其实出身并不好。好吃的梨早已被卖光，没长好的花盖梨、尖把梨蜷缩在冬夜，被风刮满伤痕，吹成一团漆黑。在苦寒中熬过无数遭的冻梨，离开冰天雪地，在冷水中缓出水晶冰壳；冰壳被敲碎，撕开小口，迸出甘美清冽的汁水……冻梨从此成为冬季无可替代的美食。”

我仔细听着柳排长的介绍，只见他眼里闪烁着光芒，仿佛每一个摆在眼前的冻梨都像亲人陪在身边。他来自黑龙江，虽然没有进过大学的校门，但喜欢读书，智慧幽默。

“冰箱速冻，冻不出可口的冻梨。只有经过冰天雪地的洗礼，冻梨才是最清甜的。这就像由社会青年向合格军人转变的新战士，迎难而上，真学苦练，定能收获甜甜的果实。阵痛必不可少，关键要有‘我行’的信心和‘我能’的决心。”柳排长的话语柔和而坚定。

“原本普通的水果，在严寒中逐渐生出坚硬的盔甲，解冻后即蜕变成全新的灵魂，滋养出格外甜润的内里。”那个傍晚，柳排长的这番话似一道光，将我的眼睛点亮。直到深夜，我还在咀嚼他的那些话语，暗自鼓励自己，无论多么苦、多么难，都要往前冲。

我咬紧牙关，渐渐走出兵之初的困惑。当我再次与柳排长一起嚼冻梨，不由得生发出一种积极向上、乐观自信的生活态度来。

二

新兵下班不久，艰难严酷的野外驻训拉开了序幕。

驻训地点，在距离营区百里以外的岫岩山区。临时开辟的训练场层林叠翠，古木参天。树丛之中，喇叭状的野黄花草摇曳生姿。骄阳之下，为了准确及时发现，处理线路架设中的问题，我们有线兵忙碌的身影穿梭在沟壑林间。山路崎岖难行，磕磕碰碰是常事，我们的腿上伤

痕叠加着伤痕。

我们班驻扎在长坂峪乡班家堡，房东大哥姓班，与班大嫂育有一子。一家三口对军人颇有好感，给住进战士的每个房间放置了电风扇，自家菜园里的新鲜蔬菜常常送到战士的餐桌上。更让大家感动的是，自从知道有战士在训练中受伤，夫妻俩就不断让大城市的亲戚寄来各种药品。我们每天训练归来，不管夜有多深，夫妻俩都要挨个儿检查处理伤口，像极了家里的哥哥姐姐。

班大哥是村里制作冻梨的高手。20多岁时，他在土质较好的山坳里开荒植树，梨树、枣树、苹果树渐渐多了起来、密了起来。连队驻训之后，近两个月没有下雨，太阳一出来果树的叶子便打起卷，挂在树上的嫩果簌簌落下，夫妻俩急得团团转。战士们不容分说，连续十几天牺牲休息时间，拉着水车往山坳里送水浇树。大家白天顶着毒辣的日头，漆黑的夜里深一脚浅一脚，被汗水湿透的毛巾拧了许多遍，鞋和裤腿沾满泥浆。几千棵树终于保住了，重新恢复生机。

战士们辛勤付出，班大哥与班大嫂看在眼里，记在心上。连队驻训结束，临别之时，夫妻俩把我们一直送到村口，挥着手说：“等到了春节，我们一定到部队看望大家，给你们送冻梨吃！”

大年初一，雪后初晴，皑皑白雪与红彤彤的灯笼交相辉映，营造出浓浓的北方军营年味。中午，班大哥开着拖拉机送来一车水果，其中有几大袋子冻梨。看到班大哥一家，战士们像见到久别的亲人一样开心。连队热闹起来，喜庆的气氛溢满每个角落。

班大哥送来的冻梨，是他们夫妇从山坳那些梨树上摘下来的，经过一冻一消之后，冰爽甘甜。战士脸上满是藏不住的笑容，拿着冻梨盯着看：“这冻梨好漂亮呀，我可舍不得吃。”

岁岁更替年年新，春风送暖情谊浓。从最初的班大哥一家三口，到后来村里的父老乡亲，春节都会来营区看望战士们。用班大哥的话说，他们这是“走亲戚”。乡亲们带来的除了冻梨，还有形似元宝、色泽明艳的冻黄桃，小巧玲珑、娇艳欲滴的冻花红，圆润饱满、自带冰沙的冻柿子，还有冻山楂、冻白菜、冻豆腐……冬日里最斑斓的色彩，温暖了战士的心房，更坚定着战士的信仰：祖国安全，人民欢

乐，是我们永远的骄傲。

三

军校毕业之后，岗位几经转换，最后有机会在营连任职，我与一群朝气蓬勃的年轻官兵朝夕相伴，也在军民共建中结识一家水果厂的工人。

水果厂并不景气，但每逢重大节日，工人们总会敲锣打鼓来营连走访慰问。生产任务不忙的时候，他们无偿为官兵传授看家本领，有教水果储藏加工的，有教机械设备维修保养的，有教市场调查研究与商品营销的。不少官兵退役后因此找到了发家致富的门路，一些师徒还成了经常电话交流的好朋友。于是，“水果厂里的人”成了官兵口中饱含感情的名词。

有一年，隆冬腊月连续降雪，水果厂加工储存的七八十吨冻梨滞销。消息传到营连，营长和教导员逐个动员党员干部，向经销水果的亲朋好友进行推销。一些退役官兵知道后，有的积极联系当地水果经销商，有的专程上门订货。一时间，订单一个接着一个，水果厂的冻梨进入全国多地的市场，愁眉苦脸的工人们无比欣慰。在他们心中，这是一份心贴心的深厚情谊。

那年春节，工人们带着厂里的业余演出队，来营连慰问。他们自编、自导、自演10余个精彩文艺节目，讴歌美好时代，礼赞军队英雄，凝聚着最值得珍视的情感。工人们的到来，是战士们为数不多可以“凑热闹”的日子，台上台下笑声连连。

演出现场，工人们专门安排了一道水果“甜点”——冻梨。汁液甘甜可口，果肉入口即化，战士们边欣赏节目，边品啖至纯至真的美味。

受到激励的水果厂活力满满，工人的干劲越来越足，与营连的联系越来越频繁。有两朵“金花”与两名大龄官兵结缘，幸福地走进婚姻的殿堂。一次次抗洪抢险、扶危济困，官兵们为百姓遮风挡雨，用满腔热血把冰雪融化。任凭岁月轮转，精神火种不熄，军民之间血脉相融，谱写了一曲深情颂歌。

岁月不居，深情依旧。很多年过去，记忆中的春节冻梨，在时光中发酵，香气缭绕，甜美动人。她立足于新华书店这段往事，大家都会激情奔涌，带着春风般的笑容说：“两个字——舒坦！”

三

清晨，第一声鸟鸣
如迎春花探入窗口
军装，世上最美的时装
穿着在身
仔仔细细详微、领花、勳表
镜子里面容，熟悉而陌生

你转身出门
脚步轻盈而矫健
眼神坚定而自信
穿过白桦树挺立的营区
阳光一次次从枝头洒落在肩头
穿过步战车延伸的炮管
目光一次次射向更远的远方
穿过训练场上的草坪
向迎面而来的战友
一次次致敬标准的军礼

春天的风轻拂面容
宛如母亲温暖的掌心抚摸
亲爱的战友，明天你将退役
有多不舍也将别离
只愿在军营印满春天的脚步

雪地车辙

■向贤彪

1978年初，我们这支工程兵部队从云贵高原转战到闽北，在邵武县（今邵武市）过第一个春节。

那天，团管理股长李玉寨召集座谈会，征求大家对过好春节的建议。“年夜饭要丰盛一点，让大家吃饱吃好不想家”“要从地方请一名技术员过来，把电视屏幕调得清晰一点，不要再让我们看‘雪花’了”“机关阅览室的刊物都翻旧了，得增添一些‘精神年货’”……一条条意见具体实在，饱含着官兵对领导的信任和对过年的期许。

座谈会结束后，李股长让我留下，特意交代了一项特殊任务：“向干事，咱们团刚来邵武不久，管理股与地方一些部门还没有接洽上。这段时间政治处与地方联系多一些，你来牵头，抓紧与地方有关部门联系，以解燃眉之急。”“好！”我当即表示马上去办。

时任团政治处宣传干事的我，走出李股长办公室，迎着寒风，踏着积雪，边走边思索如何完成任务。“叮零零……”朦胧中看到两辆自行车朝我骑过来，走近一看，是邵武新华书店的门市部经理盛笑笑与她的同事小张。几个月前，我们团调防到邵武后，我第一次到新华书店就认识了盛笑笑。几次交往下来，算是熟人了。不久，她向书店领导建议，在团机关设一个售书点，每半个月上门送一次书籍，满足部队官兵的阅读需求。

我和她俩边走边交谈。“下这么大的雪，还来送书，真是谢谢你们！”“刚来了一批新书，领导交代我们不要耽搁，尽快给部队官兵送来，让大家过春节有新书看。”没想到，刚出门就解决了我的心思：“我在邵武工作20多年，给很多部门送过书，跟他们熟着呢。部队若有需求，我可以牵线搭桥。”见她这么热情爽朗，我放下顾虑，把座谈会上官兵的意见说了一遍。她边听边记在小本子上，一口应承下来：“我尽快帮你找到人，办成事！”

第二天下午，我刚到办公室，电话铃就响了。拿起电话，我就听到盛笑笑的笑声：“向干事，你说的事有眉目了。我要找的人一告诉你，你记一下：让管理股派人到支前办对接，找林主任，他答复为部队增加副食品供应；到粮食局找洪副局长，他说刚进一批糯米，优先供应部队；调试电视机的事，县广电局谢局长说近日就派技术人员上门服务……”末了，她还附带一句：“快过年了，我知道你们想家，想吃妈妈做的菜。这些年，我也学了一点厨艺，除夕那天，我和书店的厨师一起过去，为你们做几道当地菜。”

放下电话，我心头一热：多好的“妈妈”呀！盛笑笑与我母亲同龄，自打熟悉之后，我喊她“笑笑阿姨”。她出生在革命干部家庭，从小受到红色家风的熏陶，对党和人民军队有着很深的感情。多年来，她立足于新华书店的平凡岗位，为部队官兵奉书、送书，以此为渠道，认识了不少“兵儿

子”。她长期与十几名战士保持通信联系，鼓励他们安心服役。不少战士在她的关心帮助下，养成了爱读书的习惯。

除夕上午，盛笑笑带着厨师如约来到团部机关。早已迎候在食堂门口的李股长，紧握着她的手，高兴地说：“向支前办申请的年货供应都一一落实了，粮食局供应的米面都是最好的，感谢地方政府对子弟兵的关爱！”宣传股电影组的同志说：“县广电局的两位技术员连夜加班调试电视，现在大家能看到清晰的电视节目了。”盛笑笑边听边应着：“这下我就放心了。”停了一下，她又说：“喂，还有不放心的，就是除夕的年夜饭准备咋样了？”李股长递上团年夜饭的菜谱，她接过来，轻声地念了起来：“红烧肉、辣子鸡、清蒸鱼……挺丰盛！”“喂，还有不放心的，就是盛笑笑与厨师耳语一番，随即说为我们增添两道菜：一道是闽北名菜——笋宴，一道是糯米汤圆。他俩分工，厨师做笋宴，盛笑笑做糯米汤圆。

据说做笋宴工序很复杂，我没有观摩。盛笑笑做汤圆，我一直在案前观看。“包汤圆看似简单，其实是个技术活。”揪一块糯米团，盛笑笑冲冲地讲起包汤圆的诀窍，“把糯米团搓成圆球置于手心，轻轻地按出一个窝，再填上馅，顺手一合一捏，双手慢慢搓一会儿。”一个个乒乓球大小、溜圆雪白的汤圆，从盛笑笑灵巧的手里滚落在案板上。在场的人一边跟着她学包汤圆，一边听她念叨：“咱们在这儿包汤圆，也是在包乡愁、包思念。我们要把馅装得满满的，把祝福、思念都包进汤圆里……”

在噼里啪啦的鞭炮声中，团年夜饭开席了。盛笑笑向官兵送上祝福后，便和厨师连夜往家赶。在欢快的车铃声和笑声中，留下两行清晰的车辙。车辙深深地印在雪地上，也印在官兵们的心里。



左：风展红旗如画



右：战地黄花分外香

杨文军篆刻

国防纪事

室外大雪纷飞，室内温暖如春。人们盘腿坐在火炕上，桌上摆着被切成片的冻梨，水杯中卷成玫瑰花形状的冻梨切片与桂花一起舒展绽放。吃几片冻梨，抿几口“冻梨花茶”，聊着天南地北的趣事，温馨的年味，充盈在人们心间。

冻梨，这种流行于东北地区的水果，经过用心加工之后，以独特的口味宠溺着味蕾，温暖了寒冷的冬天。虽然眼前的冻梨经过“改良”，与我当初所见大相径庭，但回想起那些曾经的相遇，便觉得空气中溢出缕缕梨香。

一

18岁那年，我把青春梦想打进背包，开启无限憧憬的军旅人生。那身肥大的军装，呵护我满腔热情地投入军营生活。可是，从校门到营门的那道鸿沟，我跨越得并不顺利。

东北寒冬里的严酷体能训练，让我吃尽苦头，耳朵严重冻伤，腰部与脚踝多次扭伤。接踵而来的技能训练，更是让我难以应对。我身体灵活性差，很多队列动作与战友合不上拍，拖了全班后腿。

身心俱疲，加上体力严重透支，我连续多天发高烧，嗓子哑得近乎失声。有一天傍晚，战友都去了饭堂，空荡荡的兵舍里只剩下我一个人。想起连日来的经历，我恨自己不够争气，甚至开始质疑自己当初义无反顾的选择。

不知什么时候，新兵排长柳耀鹏推门进来，温暖的手摸了摸我的额头。他紧挨着我坐下，聊起自己由一个孱弱学生成长为班长标兵、再破格提干的经历。他的语调平缓，但我能感受到他内心的波澜。

在我们新兵眼里，柳排长一直是榜样。他长得帅气，队列动作堪称完美，多次为新兵营进行示范演示。他所经历的一切，出乎我的意料。

我发现桌子上放着他拎来的一兜水果，有黄澄澄的橘子、红彤彤的苹果、宝石般晶莹的葡萄……他拿起一个网球大小、黑黑的果子，满脸笑容说道：“这叫冻梨，俺们东北特有的，是各家冬天必备的一道水果‘甜点’，特别有味道。你尝尝，

短笛新韵

每条溪流都有一双灵巧的手
一点点抠去冰雪
拨开冻土
春天的故事快乐奔流

每座大山都有一副宽厚的肩
一步步托举山峰
山脊起伏
春天的颜色填满沟壑

每个人都有一颗向阳的心
一次次拼搏进取
人生出彩
春天的歌声飞扬晴空

每名士兵都有一个铁的信仰
一寸寸守护国土
山河无恙
春天的梦想在神州翱翔

春天的迷彩 (三首)

■程文胜

二
在祖国的花园里行走
我的青春如蓓蕾
渴望绽放
所以我携笔从戎
在新时代的春风里
穿上迷彩军衣

与大学校园择别
与青年学生说再见
当兵，是的
战士已成为我全新的称谓
起床号划破黎明
金色阳光铺满大地
五千米驰骋，四百米纵横
蛇形移动
士兵出击

每个眼神如刀犀利
每块肌肉灌注赤诚
每次心跳澎湃有力
每个脚步踏石留印
打靶归来
扯开嗓子吼出嘹亮歌声
军带沸腾

我自豪，我是人民子弟兵
我们一切都为人民
万物冬眠
你能看到我在风雪中屹立
如金铜花瓣高悬
时刻值守疆域安宁
春色满园时
我会隐身万花丛中
钢枪与迷彩
只让伺伺的豺狼胆战心惊

一瓣心香

天上明月。地上花灯。正月十五宜望月，更宜看灯。

我老家在太行山深处的一个小山村。记得那年正月十五，在邻村的麦田里曾看过花灯。其实那些灯并不花，而是清一色的灯，一一燃着细瘦的火苗。制作灯很简单，山里人将白菜根挖出坑，放入菜油点燃。那一盏盏灯想方设法扎在秫秸上，摆成“迷魂阵”。进入“阵营”，大家说着笑着，转来转去，好不热闹。那时，正值青春年少，本是多情时，灯中却无情，只有着各不相干的欢笑。

从军人入伍后，便很少看过乡下的花灯。2008年正月十五，我有幸在驻京

某部大院看到了军营特色的花灯。那时，我从武汉借调到这里工作。

眼前的灯，五颜六色，千姿百态。“芝麻开花节节高”“冰糖葫芦甜又甜”，和而不同，相得益彰。一盏“年年有余”的花灯，以光影之术，几条“鱼儿”便跃动在水盆里，惹来不少人观看，孩子们抢着用手去捉。

灯，是智慧的灯；灯，是祥和的灯。灯，有兵味、年味，趣味、韵味。

最美不过扎灯人。“中国印”“喜迎奥运”“燃烧吧圣火”等彩灯，极富创意，构思巧妙。“鸟巢”更是别出心裁，是官兵们用一根根铁丝编织而成。还有不少车辆、坦克、飞机等造型，是由矿泉水瓶、饮料瓶、废旧泡沫板等精心而制。

3年后，再次来这个大院看灯，我已是一名退役军人。不同的是，这一次

军营看花灯

■北耕

有一个陪我看灯的同事。

她是一个热爱军营的女孩，本在南方一座城市工作，得知我们杂志社平日与军营交往较多，便毅然辞职来到我们单位。

花灯成阵，光影迷离。闪的、不闪的，悬挂着的、铺排着的，恢宏壮观的、小巧玲珑的，各式各样，各有特色。新奇的灯，招来好奇的人，拥着挤着靠着。含蓄的灯，引来有趣的人，指着点着猜着。美丽的灯，诱来爱美的人，摆着笑着照着……一个个或穿行其间，或驻足细观，或沉思，或品评，或说笑，或默然……

灯是花灯，人是多情。男兵女兵，游灯转灯，各有情态。军人之家，更在此时此地，尽享团圆之乐。

此时看灯亦看人，灯美人亦美。人

前的灯，缤纷多彩；灯下的人，美丽时尚。

同来的女孩有时奔行不见踪影，有时驻足纹丝不动，有时兴奋问这问那，有时静默不语不响……她在灯前入画，灯在她前成诗。

那晚，女孩说，她喜欢这些灯，更喜欢扎灯的兵、守灯的兵，那万家灯火，更离不开这样的人。

几年以后，女孩成了一名军嫂。爱人驻守边关，她回到家乡的城市，带娃守护着家。

眼前花灯又浮现。灯，不动声色地发着淡淡的光，在不动声色中美丽着。

扎灯的兵，灯前的人，在时光里或行进，或驻足，一样不动声色地美丽着。天上看月，地上看灯。

灯前看人。



迎春

初阳照耀